



我的大學

高爾基著 杜心武譯

我的大學

每冊定價六元

原作者 高爾基

翻譯者 杜畏之

發行者 復興書局

上海福州路

總經售 遠東書局

桂林東華路廿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卅一年六月桂一版

這樣——我就跑進卡山大學讀書去了，的確是如此。

進大學讀書的念頭是個中學生葉孚林諾夫勸誘我的，這是個溫柔雅緻而又美貌的少
年，帶着一副像女人般的媚人的眼睛。他住在個黯黑的樓上，同我共住在一幢房子內。
他時常看見我手不釋卷，這使他感覺得特別的高興，於是我們就彼此認識了。以後
葉孚林諾夫開始向我說，稱我具有「研求科學的天才。」

「造物專爲效勞於科學而生你。」他說這句話的時候，美豔地蕩漾着那長長的鬚
髮。

我當時還不知道一些狗屁倒灶的人都可從事於科學，而葉孚林諾夫却這樣詳細的告
訴我：大學正急需如像我這樣的學子。呵，很明顯的，他驚嘆我是米海依爾·羅模諾索
夫的景子。葉孚林諾夫說：他要在卡山地方和我同居，就趁秋天和冬天的期間進中學肄

業，「隨便的」去考試一下——他說大學「隨便」可以給我進學的官費，那末經過五年的光景，我便會成爲一個「學者」了。這些一切都是很簡單的，因爲葉季林諾夫年紀才不過十九歲，而且天生的一付好心腸。

他考試後，便離開此地了；兩禮拜以後我也隨後出發了。

外祖母和我送行時這樣的規勸我：

「你可不要再對人家發脾氣了，你總是喜歡生氣，板着冷面無情和傲慢的臉孔對人。這是你的祖父遺傳給你的。可是，你的祖父又怎樣呢？怪可憐的老人兒喲，他活着，活着，最後像個傻子一樣的死去了。你——這一點須謹記着：不是上帝裁判人類，這都是鬼話！好，別了，哎……」

她從紫栗色的，瘦弱的腮上，拭去了乾枯的淚，接着又說道：「我們恐不能再相見了，你跑的不是近路，遠遠的去了，我呢——也就快死了……」

到最後我還是離開了這摯愛的老人家，而且此後也很難看見她了。這時候我突然地感覺到一種無名的苦悶，就是我們將永遠不能會見和我這樣親近，這樣密切的人了。

我站在船尾遙望着，瞥見她屹立在那碼頭上，一隻手畫着十字，另一隻手——扯着破舊的圍巾頭兒，拭着自己的面部和那充滿了對人類的永愛之光芒的黯淡的眼睛。

我在半隴式的一個城內，住在很狹小的一層樓的小房舍裏。此屋屹立於小小的山丘上，座落在一狹隘的貧苦的街道之盡頭；牠的一面牆對着個被火焚燬後殘留下來的空場，空場中野草橫生；亂草叢中長着許多艾草、野菊與馬藜。在接骨木叢生的林中有一所傾塌了的用磚土築成的房子；在這傾塌的破牆下面有個龐大的地窖，有些無家可歸之狗在那兒生生死死。這個地窖是很值得我來紀念的，因為牠也是我的大學之一。

葉孚林諾夫的家人——他的母親和兩個兒子——靠貧民救濟費度日。我一到時馬上看出，這位弱小的，面色蒼白的寡婦，當她從市場上回來而將她所買得的東西放在廚房的桌子上並且要解決一件困難的任務時，她是帶着何等的悲劇的哀感喲：就把自己不計算在內，這小小一塊壞牛肉，怎能夠作成足夠這三個健康青年飽餐的美肴呢？

她是沉默的，在她的灰色的眼睛中凝結着一匹筋出力盡的勞馬之絕望的馴良的努力，當馬拖貨車上山的時候，自己曉得拖不上去，然而牠還是要拖！

我到後的第三天，一個早晨，那時候正是孩童們還在酣睡的辰光，我在廚房裏幫助地洗蔬菜，她用輕微的聲調慎重地向我問道：

「您爲什麼到這裏來呢？」

「進大學念書去。」

她的眉頭和她的蒼黃色的額角同時縐起來了，她被菜刀把手指切傷了，頓時血流不止；她坐在凳子上，可是馬上又跳起來，接着說道：

「呵，有鬼……」

用手巾把受傷的手指裹好以後，她又來誇獎我：

「你還會洗洋芋呀。」

啊，現在還不會啊！於是我就告訴她我在輪船上服役的經過。她又問我：

「你以為這樣便足夠進大學念書了嗎？」

當時我還不十分懂得什麼是滑稽。我把她所提出的問題看得很嚴重，我也便將此事進行的程序一一的告訴她，最後科學聖殿之門定會開着讓我進去的。

她嘆息着：

「唉，尼古拉喲，尼古拉喲……」

他呢，也正在這一剎那間走進廚房來洗臉了，他睡過了，昏昏沉沉的，却還像平常一樣的快速。

「媽媽，做點水餃吃幾好啊！」

「好吧，」母親同意了。

我打算在這時候發揮我對於烹飪術的知識，便說道，要做水餃這牛肉太壞了，而且也太少。

瓦爾瓦拉·依凡諾夫娜便頓時生氣了，並且向我說了幾句兇狠的話，她那兇狠的話頭把我的耳朵刺傷了。她驀然將一札紅蘿蔔丟在棹子上，從廚房裏跑出去了。尼古拉向我擠着眼睛，用下面的說話向我解釋她這樣的舉動：

「脾氣大得很……」

他坐在長凳上向我說：一般說來，女人比起男人要神經過敏些，這是她們的天性。

——這個公理是一位有名的學者（似乎是瑞士人）所證實的。關於這點，英人約翰·司徒爾特·米爾也曾多少的說過。

尼古拉很願意教訓我，他利用每個良好的時機，將舍之不能生存的必需的知識灌入我的腦袋中。我很熱心聽從他的教訓，後來我腦中的佛珂，拉羅士·佛珂及拉羅士·沙克林都成了一個人。我甚至不能回憶起，誰斬了誰的頭顱：拉瓦塞斬了鳩摩爾塞，還是反過來鳩摩爾塞斬了拉瓦塞？這榮耀的少年誠懇地希望「使我成人」，這點他是肯定地答應我這樣做去的。可是，他却沒有時間把成就此業的其他一切的條件來一心一意的教導我。他那青年人一般的利己心與輕浮的態度，使他不能看到母親是怎樣地費盡體力與

心機來掌理家務，他的兄弟——莊重的，沉默寡言的中學生——也曾多少的感覺到這一點。而我呢，許久以前我便深悉烹飪的化學和經濟學底複雜的圈套了，我已經明晰地看到這位女人之用心，每天要使自己的兒女忍飢受餓，還不得不來飼養這面目可憎，態度粗野的失業青年。自然，這時候我所收受的每一小塊的麵包，都好像壓在我的靈魂上的一塊石頭。於是我開始去找點工做了。清晨我便外出，爲着不吃飯，在那惡劣的天氣中盤桓於那廢墟與地窖裏。那兒充積着的，便是死貓和死狗的臭氣，在狂風驟雨的喧聲中我馬上便明白了，大學——是個幻想，到波斯去還要較勝一籌吧。立時我便把自己看作一個鬚髮斑白的魔術家一樣，能夠使穀籽長成每個有一個普特重的洋蔥和洋芋，很快我便聯想到許多對於大地有利的方法，在這大地上過着困難的生活者何止我一人呢。

我已經學會幻想一些非常的魔法和偉大的事業了。在窘苦的生涯中，我從這幻想裏得了許多幫助，這樣的生涯既然很多——我一天天遂越發沉湎在幻想中。我不等待那外來的援助，也不冀望幸運的來臨，我身心中的頑強的意志逐漸長大起來了，生活條件越困迫，我覺得自己越是堅定，甚至越發比前聰慧。我很久以前已經了解到，造就人是他對環境的反抗。

爲着肚子不捱飢餓，我跑到伏爾加去了，到了碼頭上，因爲那兒還容易找到每日賺

十五至二十個哥比的工作。在那兒的起卸夫，流氓，篋片底隊伍中，我覺得自己是一塊煉在熾烈的煤炭火焰中的生鐵——每天有許多銳利的，難堪的印象來填入我的腦腔。貪婪的人們，生性粗暴的人們，旋風般的旋動在我的眼前——我喜歡他們對現代生活的怨恨態度，喜歡他們對宇宙一切取嘲笑的敵對的態度，以及自己本身一無所慮的本色。我過去的一切，拉着我向這些人們走去，引起我沉入這苦辣社會的念頭。我曾過目的白列特·卡爾特以及無數街頭巷尾的小說，更喚起了我對這種社會的同情。

以竊盜爲職業的巴士金，過去是個師範專門學校的學生，他患着肺病，面容枯槁，曾經用悅耳動聽的言詞來勸慰我：

「你怎樣的，爲什麼好像大姑娘一樣，又想風流，又怕失掉了自己的好名聲？女人的好名聲——本是她們的德性，然而對於你，只不過是個羈絆吧了。牛的名聲好，但牠還要以乾草飽腹呢。」

他的棕色的鬍子，修得像個戲子一樣，他的小小身材之輕巧地動作，活像一個小貓。他來教導我，保佑我，我看他在很誠懇地希望我能多得到成就與幸福。他是個聰明人，他讀了不少有價值的書籍，他最喜歡的便是「孟特·克里斯托伯爵」一書。

「此書自有牠的目的與心情，——他這樣說。」

愛女人，時常很津津有味地談論她們，是興高采烈的；這好像是在已被蹂躪的肉體中所湧現的痙攣症，帶着老衰性的痙攣症，牠使我發生一種厭棄的感覺。可是他所說的一切我都很注意去聆聽，他的說話自有牠的精粹地方呢。

「女人，女人！」他將酒喝盡了，黃皺的頰上呈現着粉紅色彩，藍黑的眼睛兒露出一種無窮的愉快。「爲着女人——什麼我都願意去做。對待她，猶如對待魔鬼一樣，——不算犯罪的！宇宙間再沒有比生存在愛海中的生活更好的了！」

他也曾經是個天才的小說家，爲妓女們編了許多關於愛情失陷的悲歌，——他的歌曲會風行於伏爾加各城市，就中有一首歌爲當時最流行的，這首歌便是：

既貧窮我又不漂亮，

穿着又不像樣，

沒有一個人肯娶

我這個姑娘……

神祕的突爾索夫和我的關係頗密切，他是個外表很好的人，服裝修飾得很雅緻，柔膩的手指和音樂家沒有兩樣。他在亞特米拉脫村中開設一間小商店，招牌上寫着「修理鐘錶」的字樣，而裏面却經營着賊贓的買賣。

「你，馬克西姆，對於小偷所應備的技藝許還未學會吧！」他和我說這些話的時候，一面柔和地撫着自己的鬍子，半閉着他的狡猾的和陰險的眼睛，「我看：你所走的是別一條路，你是個有精神的人呢。」

「精神的——這是什麼意思？」

「呵，其中沒有對任何事物的嫉恨，只有好奇……」

其實我並不是這樣的。我時常嫉忌這許多的事情和許多人，尤其是巴士金的說話，更激起了我的嫉忌心。他用一種特殊的，吟詠的音韻去作出人意料之外的比喻，用婉轉的聲調去說話。我記起了他曾說過一件關於愛情方面的韻事：

「一個黯黑的夜裏——如貓頭鷹之在樹洞裏一樣——我住在斯威也斯克城的貧民窟中，這時候恰恰是秋天的十月天氣，細雨瑟瑟，寒風呼呼，確實令人厭煩的韃靼歌在唏噓着——不斷的歌着：噢，噢，噢，鳴，鳴，鳴……這時她來了，她的一副伶俐的，薔薇色的面孔，好像日出時的彩霞那樣鮮豔，皎潔的心靈呈現在我們的眼前。『親愛的，』她用誠懇的聲調說着，『你不能責難我反對你。』我知道這都是謊話，可是我相信這是真理！我的理智是非常肯定地知道這一切，而我的心却絲毫不願相信下去！」

說話的時候，他的身體依着節拍的抑揚在擺動着，他把眼睛閉住了，並且常常用手輕打對着心房的胸部。

他的聲音雖然是這樣的低微，這樣朦朧，可是他的說話——是很明晰的，有如雛鶯清唱一樣。

我要嫉忌突爾索夫，此人特別好談關於西伯利亞、克瓦、布哈爾等地的瑣聞，嘲笑與惡罵教主們的生活；有一次他祕密地談及沙皇亞力山大三世的故事：

「這個沙皇也是個個中能手呢！」

我覺得突爾索夫正是這「賊黨」中的一員小卒，在故事要結局的時候——這是讀者所預料不到的——他們都會變成一個慷慨的英雄。

有時候，當着夜深人靜的時節，他們渡過了卡山小河的彼岸，他們在那兒的茵草上，叢林裏狂飲，飽嚼，談論他們自己所做的事業，並且時常說到許多複雜的生活，人世間荒唐怪誕的關係，關於女人的事情他們談得特別起勁。談論到她們的時候，言語間流露出發怒，悲痛，有時則悲憤交集的神氣。他們差不多時常都抱着這種態度，彷彿已置身於牢獄中，受盡那深沉的意外的痛苦一樣。就在這樣漆黑的星光慘淡的夜裏，我和他們枕着山澗溫暖的泉水之邊沿，倚着林木叢生的岩石，同居了兩三晚。隱約間，伏爾加

河附近的窪地上發出了如金蜘蛛般向各方面閃爍的橋上高掛着的燈光，星火的光圈與火簇普照着山緣下在黑暗中過活的居民——這便是從烏斯郎村莊的酒肆和富人的私邸底窗櫺上射出的光芒。汽船鼓輪前進，水花四濺，甲板上的水手們叫出豺狼般的哀聲，從遠地飄來一陣打鐵的聲浪，帶着綿綿的悲歌聲——「誰個心靈緩緩地枯萎下去了？」——歌聲擊着心弦震蕩出哀痛的餘音。

這時還聽見有人在吱吱的細語，其聲沉痛異常——他們冥想著人間的離奇生活，各人痛說各人的境遇，夾雜之聲相互間幾無法聆聽。他們在叢林中坐着或躺着，有時——不是很豪烈的——喝點酒，啤酒，有時往後走，向他們所記得的途徑走去。

「咳，有一次我遇見這麼一回事，」有個爲滲暗的深夜所高壓到地層深處的同伴這樣說。

同行者都願意聽他講這個故事：

「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一切都會這樣去做……」

「過去，」「會有，」「已經有」——我靜聽着他反來覆去的這樣說，我想今晚上便是這些人們到了他們壽命的最末一刻的時候了——唉，一切都已經過去，什麼也不會再來。

這樣便將我拖到巴士金及突爾索夫方面去了，可是在我所經歷過的一切邏輯說來，如果我要接近他們的時候，他們自然是很悅意和我交好的。開始學習的願望油然而生！——也是使我和他們接近的原因。在飢餓，憤恨與煩悶的時刻中，我覺得自己確實有充分的能力不僅可以擔當起反對「私有財產底聖神」的罪名。可是青年的浪漫行動阻止我向此道前進，牠截止了我向此途徑所應走的道路。這時候，我除了讀過古典文學白列特、卡爾特以及一些庸俗的小說以外，還讀了不少有價值的書籍——這些書籍喚起我去探討比我所領略過的還要難解，還要深奧的一切底好奇心了。

此時我又誕生了新的認識和新的印象了。在與葉孚林諾夫家并列的有一塊荒地，中學生們時常聚集在那邊作擊球戲，他們當中有一個人是使我非常屬意的——他的名字叫古力·布列特涅夫。漆黑的，帶蔚藍色頭髮的他，極肖日本人的風度，面部有細少的黑斑，遊戲時他表現了活潑的，敏捷的神態，談話時又是個聰明伶俐的人物，卓絕的天才底萌芽已經充滿在他的身心中了。他也是和一切天才的俄羅斯人一樣，在自然界所給與他的財富下生存，自己并不想怎樣去開發，增強這些財富。他喜歡玩弄那聲韻悠揚，悅耳動聽的音樂，他像個戲子一樣去玩弄那琵琶，三絃琴及口琴，可是他却不願意彈奏那更清雅，更難學的樂器。他的面色非常的蒼白，他所穿着的是那襤褸不堪的破衣，可

是他的陳舊的，破爛的上衣，百孔千瘡的褲子以及穿底的破靴子，正和他的剛強性，肢體蓬勃的轉動相吻合呢。

他好像一個久經重疾以後剛從病褥中起來散步的人，也好像晚上從獄中放出的囚犯一樣——他現在所過的一切都是新穎的，愉快的生活，一切的景象惹起他感覺到無上的快慰——他好比一枝火箭，從地上跳躍起來了。

他洞悉我的生活正處在如此的厄運與苦境以後，便建議要我和他同居并準備去充當鄉村學校中的教員。這樣一來，我便在一間奇異的，熱鬧的穢屋中——「瑪路索夫克」——居住了。住過這個房子的卡山大學生恐怕也不知有多少人呢。這是一間座在雷布諾拉大街的半傾塌了的大房子，似乎是窮困的大學生，賣淫婦以及一些置生涯於度外的怪物所強佔了的會堂一樣。布列特涅夫住在閣樓樓梯下面的走廊上，那兒安放着的便是他的小床，走廊末處靠近窗櫺的一角有一張桌，一把椅子，再沒有別的物件了。有三個門可以通到走廊去，兩個門屏側邊便是妓女們棲身之所，第三扇門的所在地便是一個肺病數學教員所居住的地方，面容顛頹，枯瘦的身軀，雖然披着醜陋的破衣，也不能遮蓋他身上長着的棕色的，尖銳的長毛；從污衣的破洞處有一線微光，慘淡地照耀着那嫩黃的肌膚以及肘下瘦弱的骨骼。

說到他吃的東西，大概除了將自己的趾甲嚼到流血以充饑而外，便一無所有了。他日以繼夜在刻繪着，計算着和不斷地發出微弱的咳嗽聲。妓女們都很畏懼他，以爲他是個理性全無的笨伯，可是她們又憐惜他，把一些麵包、茶及白糖放置在他的門前；他從地板上站起來將這些食物一一的收納起來。他的呻吟正如遠涉萬里而疲乏的馬兒底唏噓聲一樣的辛酸。假如她們忘記了或者不能將這些禮物餽贈他的時候，他便將門敞開，向走廊前面發出啾啾的喉音：

「麵包呵！」

他的沉溺在黯黑地獄裏的眼睛，却發射出瘋人們覺得自己有無上知識的傲慢之光彩。有個駝背的小殘廢不時到他那邊去閒坐，這個駝背兼跛足的小殘廢，戴上一副緊夾在塌鼻鼻樑上的眼鏡，頭髮已經斑白了，舉止間黃色的面孔帶着狡猾的微笑。他們時常緊緊的把門關閉好，坐在那裏相互靜默到數小時之久。只是有一次，在夜闌人靜，好夢方酣的深夜裏，算學家底暴噪的咕嚕聲把我驚醒了：

「我要說，這是牢獄！是的，幾何學好比一個雀籠！是的，牠是個捕鼠器！咳，這是牢獄！」

駝背的小殘廢便咯咯的大笑，屢次反覆地說出一些怪誕的言詞，而數學家突然喝

道：

「忘八旦！滾開！」

當着他的賓客走到廊下時，這位數學家便神魂恍惚的屹立在門檻上，用自己的手招輕拂着頭上的亂髮，喃喃的說道：

「歐克重——你是個蠢才！蠢……蠢才……我要證明給你看，上帝比起希臘人要聰慧得多呢！」

他用力把門關閉了，他的房子幾被關門的聲響所震塌了。

不久我才曉得，這位數學家想——以數學爲其立腳點——去證明上帝的現實性，可是他在此事業還未成就以前便死去了。

夜間，布列特涅夫在印刷所內充任報紙的校對員，每晚可得工錢十一個哥比。如果我找不到工做的時候，那末我倆每天的用費便是四磅麵包，兩個哥比的茶葉，三個哥比的白糖。我是沒有充分的時光去做工的——因爲我還須學習去。我竭盡心血去征服科學中的一切困難，對我壓迫特別厲害的莫過於畸形的，強頑的文法格式，當時我簡直不能領會到俄文中生動的，難解的，婉轉的詞句。可是不久我便感覺得非常快慰，因爲我已經開始「過早」的學習了，甚至曾去應過招考鄉村學校教員的試驗，結果因我的年齡不